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

水浒

一百零八将

黄子奇 编写

卢俊义

总兵都头领之二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②

(总兵都头领之二)

玉麒麟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黄子奇 藏书章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/张金方主编.—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6.12

ISBN 7-5402-0765-5

I. 水… II. 张… III. 故事-儿童文学-中国-当代 IV.
1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8946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涿水华艺印刷厂印刷

※ ※ ※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 印张 2500 千字

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※ ※ ※

印数:1-15000 册

定价:126.00 元

副主编：张根芳 宋金

编委：张金方 张根芳 宋 金

欧阳青 李 英 倪公强

高宏凡 张哲生 陈少发

张笑君 安金贵 李永年

刘俊龙 韩国纲 张 宁

目 录

一、吴学究智取玉麒麟	(1)
二、怒放冷箭燕青救主	(16)
三、卢俊义狱中再受难	(32)
四、玉麒麟俊义清门户	(38)
五、卢俊义活捉史文恭	(48)
六、北上破辽又收失地	(63)
七、征讨田虎连破二城	(70)
八、剿方腊鏖战昱岭关	(75)
九、奸贼陷害屈成冤魂	(85)

卢俊义，人称“玉麒麟”，乃大名府卢家庄一个拥有百万资财的大财主，后来竟被逼上梁山，并坐了仅次于宋江的第二把交椅。

一、吴学究智取玉麒麟

话说晁盖带人攻打曾头市中毒箭将不久于人世，晁盖自知命已不长，便恨恨地说：“若哪个捉到射死我的仇人，便叫他做梁山泊主！”

晁盖死后，山中不能一日无主，宋江便暂坐了第一把交椅。宋江依军师吴用之言，把守山寨，每日哀悼晁盖。

一日，请到一名和尚，法名大圆，乃是北京大名府城龙华寺僧人，只为游方来济宁，经过梁山泊，就请他在寨里做道场。因在吃斋闲话间，宋江问起北京风土人物，那大圆和尚说道：“宋头领如何不知河北玉麒麟之名？”宋江、吴用听了，猛然想起，说道：“你看我们未老，却怎么如此忘事！北京城里有一个卢大员外，双名俊义，绰号玉麒麟，祖居北京人氏，一身好武艺，棍棒天下无比。梁山泊寨中若能得到此人，何惧官兵缉捕，岂愁兵马相扰？”吴用笑道：“哥哥为何自丧志气？若要此人上山，有何难哉！”宋江答道：“他是北

京大名府第一长者，如何能够引得他来落草？”吴学究道：“吴用也已费心多时了。不想一时忘却。小生略施小计，便叫他本人上山。”宋江便道：“人称足下为智多星，真是名不虚传！敢问军师用什么计策，能赚得他上山？”吴用不慌不忙，伸出两个指头，说出一段计来。

话说龙华寺和尚，对宋江说出玉麒麟卢俊义的名字。吴用道：“小生愿凭三寸不烂之舌，直往北京引卢俊义上山，尤如探囊取物，手到拈来，只是少一个粗心大胆的伴当，和我同去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黑旋风李逵高声叫道：“军师哥，小弟愿与你走一趟。”宋江喝道：“兄弟，你且慢着！若是顺风放火，逆风杀人，打家劫舍，冲州撞府，自然用得着你。这回可是做细作的勾当。你性子又不好，去不得。”李逵道：“你们都说我生得丑，嫌弃我，不要我去。”宋江道：“不是嫌弃你，如今大名府官府探子极多。倘或被人看破，枉送了你的性命。”李逵道：“不妨事，我定要去走一趟。”吴用道：“你若依得我三件事，便带你去；若不依，你就在寨中老老实实坐着。”李逵道：“莫说三件，便是30件也依你！”吴用道：“第一件，你的酒性如烈火。自今日起，便须断酒，回来你再开戒；第二件，在路上做道童打扮，跟随我。处处顺我旨意，不要违拗；第三件最难，你从明日开始，就不要说话，只当作哑巴一般。依得这三件，便带你去。”李逵道：“不吃酒，做道童，都依得，闭着这个嘴不说话，不是憋杀我吗？”吴用道：“那也容易，你口里衔着一枚铜钱便是了！”宋江道：“兄弟，你一定坚持要去，若有疏失，休要怨我。”李逵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我把两把板斧也拿了去，少说也要砍他娘的千百个鸟头

才罢。”众头领都哈哈大笑。当日宋江等在忠义堂上为他们摆宴送行。直至晚上，各自归去歇息。次日清早，吴用收拾了一包行李，叫李逵打扮做道童，挑一副担子下山。宋江与众头领都在金沙滩送行，再三吩咐吴用小心在意，休教李逵生事。二人别了众人下山。

且说吴用、李逵二人往北京奔去。走了四五日路程，每日天晚投店安歇，清早天没亮提灯上路。行了几日，赶到北京城外店肆里歇下。当晚李逵去厨下做饭，一拳打得店小二吐血。小二哥来房里向吴用诉苦道：“你家哑道童忒狠，小人烧火迟了些，就一拳打得小人吐血。”吴用慌忙向他陪罪，把十数贯钱赔给他调养，暗自埋怨李逵不提。过了一夜，次日天明，起来安排些饭食吃了。吴用唤李逵到房中吩咐道：“你这家伙死皮赖脸硬要来。一路上真是气死我也。今日进城，不是玩的。你休送了我的性命！”李逵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吴用道：“我再和你打个暗号：若是我摇头时，你便不可动弹。”李逵应承了。

两个人就在店里打扮起来：吴用戴一顶乌纱抹眉头巾，穿一件皂沿边的白绢道服，系一条彩吕公绦，着一双方头青布履，手里拿一副赛黄金熟铜铃杵。李逵头上翘起几根蓬松黄发，绾两枚浑骨丫髻，黑虎躯穿一件粗布短褐袍，飞熊腰勒一条杂色短须绦，穿一双蹬山透土靴，背一条过头木拐棒，挑着个纸招儿，上写道：“讲命谈天，卦金一两。”打扮完毕，锁上房门，两人离了店肆，往北京城南门走来。还没到城里，却早已望见城门。真是好个北京！但见：

城高地险，堑阔壕深。周围鹿角交加，四下里排叉密布。

鼓楼雄壮，缤纷杂彩旗幡；堞道坦平，簇摆刀枪剑戟。钱粮浩大，人物繁华。东西院鼓乐喧天，南北店货财满地。千员猛将统层城，百万黎民居上国。

这时天下各处盗贼生发，各州府县俱有军马把守，惟此北京，是河北第一个要紧去处，又是梁中书统领大军镇守，如何不安排得整整齐齐？

且说吴用、李逵两个，摇摇摆摆，来城门下。守门的约有四五十个军士，簇拥着一个把门的官员在那里坐定。吴用向前施礼。军士问道：“秀才从哪里来？”吴用答道：“小人姓张，名用，这个道童姓李。江湖上卖卦为生，今日来到大名府，给人看相讲命。”说着从身上取出路条，让军士看了。那军士道：“这个道童的鸟眼，像贼一般看人！”李逵听得正要发作，吴用急忙摇头，李逵才低了头。吴用上前给把门军士陪话道：“小生真是一言难尽！这个道童又聋又哑，只有一分蛮力，带他出来实在是无可奈何。还望恕罪！”辞了便行。李逵跟在背后，脚高步低，往市中快步走去。

吴用手中摇着铃杵，口里念着四句话：“甘罗发早子牙迟，彭祖颜回寿不齐，范丹贫穷石崇富，八字生来各有时。”吴用又道：“乃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知生，知死，知贵，知贱。若要问前程，先给银一两。”说罢，又摇铃杵，立即招来五六十个小儿，跟在吴用、李逵身后看热闹。等转到卢员外解库门首，便又歌又笑，去了又转回来，小儿们跟着起哄。

这时，卢员外正在解库厅前坐着，看那一班主管收缴租粮，只听得街上阵阵喧哄，便唤当班的问道：“街上为何这般热闹？”当班的禀报：“员外，真是好笑！街上不知从哪里，来

了一个算命先生，一路卖卦，要一两银子算一命，后头跟的一个道童，生得又黑又丑，走也走得没个样子，小孩们跟着起哄。”卢俊义道：“既出大言，必有大学问。当班的，给我把他请来。”当班的慌忙去街上叫道：“先生，我家员外有请。”吴用道：“是何人请我？”当班的道：“卢员外相请。”吴用便与李逵走进卢家门来，揭起帘子，一直走到厅前。吴用教李逵在鹅项椅上坐定等候。吴用走向前来，见过卢员外。那员外生的如何？有《满庭芳》词为证：

目炯双瞳，眉分八字，身躯九尺如银。威风凛凛，仪表似天神。惯使一条棍棒，护身龙绝技无伦。京城内家传清白，积祖富豪门。杀场临敌处，冲开万马，扫退千军。更忠胆贯日，壮气凌云。慷慨疏财仗义，论英名播满乾坤。卢员外双名俊义，绰号玉麒麟。

当时吴用向前施礼，卢俊义欠身答礼问道：“先生贵乡何处？尊姓高名？”吴用答道：“小生姓张，名用，自号谈天口。祖籍山东人氏，能算皇极先天数，知人生死贵贱。若要看相算命，卦金白银一两。”卢俊义请吴用入后堂小阁儿里，分宾主坐定。饮罢茶汤，卢俊义便叫当班的取过白银一两，奉作卦金。吴用道：“请问贵庚月日。”卢俊义道：“先生，君子问灾不问福，不必说在下豪富，只求推算目下行止则可。在下今年 32 岁，甲子年，乙丑月，丙寅日，丁卯时。”

吴用取出一把铁算子来，摆在桌子，算了一阵，拿起算子桌上一拍，大叫一声“怪哉！”卢俊义惊问：“有何吉凶？”吴用道：“员外若不见怪，张某就以直言。”卢俊义道：“正是要先生给迷人指路，但说不妨。”吴用道：“员外这命目下不

出百日之内，必有血光之灾：家私不能保守，还将死于刀剑之下。”卢俊义笑道：“先生差矣。卢某生于北京城中，长在豪富之家，祖上无犯法之男，亲族无再婚之女，更兼俊义作事谨慎为本，非理不为，非义不取，如何能有血光之灾？”吴用改容变色，取卦银奉还，起身便走，叹道：“天下人原来都爱听奉承好话！罢，罢！分明指与平川路，却把忠言当恶语，小生告辞。”卢俊义道：“先生息怒。只当我前面说的话玩笑罢了，愿听你的指教。”吴用道：“小生直言，切勿见怪！”卢俊义道：“在下专心听讲，还望勿要隐匿忠言。”吴用道：“员外一向都行好运，但今年正交恶运，目下百日之内，员外将尸首异处，此乃命中注定，不可逃脱。”卢俊义道：“可以回避否？”吴用又把铁算子拨了一回，便回员外道：“除非去东南方千里之处，方可免此大难。虽也要受些惊恐，却不伤大体。”卢俊义道：“若是免此大难，当以厚极。”吴用道：“命中有四句卦歌，小生说与员外，员外可写于家壁上，日后应验，方知小生算卦灵验。”卢俊义立即叫取过笔砚来，便去白粉壁前准备书写。吴用口诵四句：“芦花丛里一扁舟，俊杰俄从此地游，义士若能知此理，反躬逃难可无忧。”当时卢俊义写罢，吴用收拾起算子作揖辞行。卢俊义挽留道：“先生再少坐一会，过午再去不迟。”吴用答道：“多蒙员外厚意，可再坐就误了小生卖卦了，改日再来拜会。”说完抽身便起。卢俊义送至门首，李逵拿了拐棒，走出门外。吴学究别了卢俊义，引了李逵，一直跑出城来，回到店中，算还房宿饭钱，收拾行李包裹。李逵挑出卦牌，急急地离开店肆。吴用对李逵说道：“大事办完了！我们连夜赶回山寨。安排圈套，准备机关，

迎接卢俊义，他早晚便来也！”

且不说吴用、李逵回到山寨，却说卢俊义自从算卦之后，坐立不安，寸心如割。当夜无话，捱到次日天晓，便叫当班的去唤众主管商议事务。不一会，主管们都已到齐，那一个为头管家私的主管，姓李，名固。这李固原是东京人，因来北京投奔相识不着，冻倒在卢员外门前。卢俊义救了他性命，收养在家中。因见他办事勤谨，又能写会算的，就教他管理家里大小事务。不到五年，直抬举他做了都管。一切里外家私，一概由他统管，手下管着四五十个人，一家上下都称他叫李都管。当时听到卢员外招呼，全家大小管事之人，都随李固来堂前声喏。

卢员外看了一遍，便道：“怎生不见燕青？”话犹未了，阶前走过一个人。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，自小父母双亡，在卢员外家中养大。见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肌肤，卢俊义让一个高手匠人，给他刺了一身遍体花绣，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，赛若锦体。他不只纹着一身好花绣，更兼吹的、弹的、唱的、舞的、拆白道字、顶针续麻，无有不能，无有不会。又能说各路乡谈，懂诸行百艺的市语，更有一身本事，无人可比的：拿着一张弓弩，只用三支短箭，郊外射猎，箭到物落，绝不放空；况且此人百伶百俐，道头知尾。他本身姓燕，排行第一，官名单讳个青字。北京城里人口顺，都叫他做浪子燕青。

原来这燕青是卢俊义的心腹之人，也上厅声喏了。厅前做两行站立：李固立在左边，燕青立在右边。

卢俊义开言道：“我夜来算了一命，说我有百日血光之灾，只除非去东南一千里之外躲避。我想东南方有个去处，就是

泰安州，那里有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帝金殿，管天下人民生死灾厄。我一者去那里烧炷高香，消灾灭罪；二者躲过这场灾晦；三者顺便做些买卖，观看外方景致。李固，你与我找十辆太平车子，装十辆山东货物，你也收拾行李，跟我走一趟。燕青小乙看管家里，库方钥匙就在今日便与李固交割。我三日之内便要起身。”李固道：“主人错矣。常言道：‘卖卜卖卦，转回说话。’休听那算命的胡言乱语，只在家中呆着，还怕他做什么？”卢俊义道：“我命中注定了，你不要阻拦我。若有灾难来，悔却晚矣。”燕青道：“主人在上，请听小乙愚言：这一条路去山东泰安州，正打从梁山泊边经过。近年来梁山泊内，宋江一伙强人在那里打家劫舍，官府出兵官捕盗，却近他不得。主人要去烧香，等时局太平了再去，休信那个算命的胡讲。说不定是梁山泊歹人，假装做阴阳人，来煽惑主人。小乙可惜当时不在家里，若在家时，三言两语，盘倒那先生，或许有场好戏。”卢俊义道：“你们不要胡说，谁人敢来骗我！梁山泊那伙贼男女打什么紧！我看他们如同草芥，特地要去捉拿他们，把过去学成的武艺，显扬于天下，也算个男子汉大丈夫！”

说犹未了，屏风背后走出娘子来，乃是卢员外的妻子，年方 25 岁，姓贾，嫁与卢俊义，方才五载。娘子贾氏便道：“丈夫，我听你们说话多时了。自古道：‘出外一里，不如屋里。’休听那算命的胡说，你出门在外，撇下这么一个大家业，去虎穴龙潭里做买卖，整日里担惊受怕。你且只在家里呆着，清心寡欲，高居静坐，自然无事。”卢俊义道：“你妇人家晓得什么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自古吉凶出自巫师之口。

我主意已定了，你们都不得多言多语！”

燕青又道：“不是小乙夸口，小人靠主人福荫，学得棒法武功在身。主人既然一定要出去，那么就由小人服侍主人走一趟，路上若有些草寇出来，小人也能发落他三五十个开去，留下李都管看家吧！”卢俊义道：“我在买卖上不大懂的，所以要带李固去，又能替我大半气力，因此留你在家看守。自有别人管帐，你只做个桩主就行。”李固又道：“小人近日腿脚有些毛病，实在不能多走路。”卢俊义听了，大怒道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，我要你跟我去走一趟，你便有许多推故。若是哪一个再阻拦我，叫他知道我拳头的滋味。”李固吓得面如土色。众人谁敢再说？于是各自散了。

李固只得忍气吞声，自去安排行李，找了十辆太平车子，唤了十个脚夫，四五十头拉车的牲口，把行李、行货装在车上，拴缚完备。第三日，烧了神福，家中大男小女，一个个都吩咐了。当晚先叫李固引两个当班的收拾了出城。娘子看了准备好的车仗，流泪而去。次日五更，卢俊义起来，沐浴罢，更换了一身新衣服，吃了早膳，取了棍棒器械，到后堂里辞别了祖先香火。临出门上路，又吩咐娘子好生看家，多便三个月，少则四五十日便回。贾氏道：“丈夫路上小心，多寄书信回来。”这时，燕青在员外面前拜了。卢俊义吩咐道：“小乙在家，凡事向前，不可出去打哄。”燕青道：“主人出外，小乙怎敢怠慢？”卢俊义提了棍棒，来到城外。

李固在城外迎接员外，卢俊义道：“你可引两个伴当先去。但有干净客店，就先做下饭，等候车仗脚夫到来便吃，省得耽搁了路程。”李固也提了条杆棒，先和两个伴当去了。卢俊

义和几个当班的随后押着车仗慢行，但见途中山明水秀，路阔坡平，心中欢喜道：“我若是在家，哪里能见着这般景致！”行了40余里，李固接着主人，吃罢中饭，李固又先去了。再行四五十里，到客店里，李固接着车仗人马安排食宿。卢俊义来到店房内，倚了棍棒，挂了毡笠儿，解下腰刀，换了鞋袜，宿食皆不必说。次日清早起来，打火做饭，众人吃了，收拾车辆牲口，上路又行。

自此在路夜宿晓行，已经数日。一日卢俊义等在一家客店里住宿，天明即将要行，只见店小二哥对卢俊义说道：“官人可曾得知：离小人客店不到20里路，正是梁山水泊，员外去泰安州，此是必经之地。山上宋公明大王，虽然不害来往客人，官人须悄悄过去，休得大惊小怪。”卢俊义听了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便叫当班的取出衣箱，打开锁，提出一个包来，取出四面白绢旗，向小二哥讨了四根竹竿，每一根缚起一面旗来，每面写上几个字：慷慨北京卢俊义，远驮货物离乡地。一心只要捉强人，那时方表男儿志。

李固等众人看了，一齐叫起苦来。店小二问道：“官人不是和山上宋大王是亲戚么？”卢俊义道：“我是北京财主，却和这盗贼们结什么亲！我特地要来捉宋江这伙人！”小二哥道：“官人低声些，不要连累小人，那可不是玩的！你那便有一万人马，也近他不得。”卢俊义道：“放屁！你这家伙是不是和那伙贼人做一路的？”店小二叫苦不迭，众车脚夫都痴呆了。李固跪在地下求告道：“主人可怜我们众人罢，让各人留条性命回乡去，比什么都强！”卢俊义喝道：“你懂什么！这等燕雀小人，安敢和鸿鹄作对？我思量平生学得一身本事，不曾

逢着买主，今日幸然逢此机会，不在这里发卖，更待何时！我那车子上的叉袋里，已准备下一袋熟麻索，倘或这贼寇们当死该亡，撞在我手里，一朴刀一个砍翻，你们众人给我缚在车子上，把这贼首解上京城，请功受赏，方表我平生之愿。若你们一个个都不肯去的，只有在这里把你们全杀了。”众人吓得面如土色，李固等人，哭哭啼啼，只得依他，给前面摆的四辆车子上，插上四杆绢旗；后面六辆车子，跟从而行。卢俊义取出朴刀，装在杆棒上，赶着车子，奔梁山泊路上来。李固等见了崎岖小路，行一步，怕一步，卢俊义只顾赶着快行。

从清早起来，行到中午时分。远远望见一座大山林，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树。及行到林子边，只听得一声胡哨响，吓得李固和两个当班的没处躲藏。卢俊义把车仗放在一边。车夫与众人都躲在车子底下叫苦。卢俊义喝道：“我若打翻贼寇，你们与我便缚！”说犹未了，只见林子边走出四五百小喽罗来，听得后面锣鼓响处，又有四五百小喽罗截住后路。林子里一声炮响，托地跳出一个好汉。原来是黑旋风李逵。他手执双斧，厉声高叫：“卢员外，认得哑道童么？”卢俊义猛然省悟，喝道：“我时常有心要捉拿你们这伙强盗，今日特地到此，快叫宋江那贼下山投拜！”李逵呵呵大笑道：“员外，你今日中了俺军师的妙计了，快来梁山上坐把交椅吧！”卢俊义大怒，抡着手中朴刀，来斗李逵。李逵抡起双斧迎战。两个人斗不到三合，李逵托他跳出圈子外去，转过身子，望林子里便走。卢俊义挺着朴刀随后赶去。李逵在林木丛中东闪西躲，引得卢俊义性发，破一步抢入林来，李逵飞奔乱松丛中去了。卢俊义赶过林子这边，一个人也不见了。正待回身，只听得松

林旁边转出一伙人来，一个人高声大叫：“员外不要走，认得俺么？”卢俊义看时，却是一个胖大和尚：身穿皂直裰，倒提铁禅杖。卢俊义喝道：“你是哪来的和尚！”鲁智深大笑道：“洒家是花和尚鲁智深。今奉军师将令，叫俺来迎接员外上山。”卢俊义气得跳脚大骂：“秃驴胆敢如此无礼！”抡起手中宝刀，直取那和尚。鲁智深抡起铁禅杖来迎战。两个斗不到三个回合，鲁智深拨开朴刀，回身便走，卢俊义赶将过去。正赶之间，喽罗群里走出行者武松，抡两口戒刀，直奔过来。卢俊义不赶和尚，来斗武松。又不到三合，武松拔步便走。卢俊义哈哈大笑：“我不赶你。你这家伙何足道哉！”话犹未了，只见山坡下一个人在那里叫道：“卢员外，你如何懂得！岂不闻‘人怕落荡，铁怕落炉’？宋哥哥定下计策，你能走到哪里去！”卢俊义喝道：“你这家伙是谁！”那人笑道：“小可便是赤发鬼刘唐。”卢俊义骂道：“草贼休走！”挺起手中朴刀，直取刘唐。方才斗得三合，斜刺里又一个大叫道：“好汉没遮拦穆弘在此！”当时刘唐、穆弘，两个人两条朴刀，双双来斗卢俊义。正斗之间，只听得背后脚步响。卢俊义喝声：“着！”刘唐、穆弘跳退数步。卢俊义便转身斗背后的好汉，却是扑天雕李应。三个头领，丁字脚围定。卢俊义全然不慌，越斗越健。正斗之间，只听得山顶上一声锣响，三个头领各自卖个破绽，一齐拔步去了。卢俊义也不去赶他，再回到林子边，来寻车仗人伴时，十辆车子，人伴、牲口，都不见了。卢俊义便上了高坡处，四下里一打望，只见远远的山坡下，一伙小喽罗，把车仗人马赶在前面，将李固一千人，连连串串，缚缚在后面，鸣锣擂鼓，解投松树那边去了。